

# 试论近代早期英国妖巫信仰中的“听差精灵”<sup>①</sup>

蒋 焰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蒋 焰(1982-), 男, 安徽当涂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世界史研究。

[摘要] 妖巫信仰是近代早期欧洲普遍存在的现象, 但在各国具体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在英国, “听差精灵”观念显得较为特殊。它不仅在英国妖巫信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同时亦标识出英国妖巫信仰在近代早期欧洲的独特性。

[关键词] 近代早期; 英国; 妖巫信仰; “听差精灵”

[中图分类号] K56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1-0114-07

妖巫信仰是 16、17 世纪欧洲民间信仰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由于西方新史学的兴起, 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这种背景下, 过去一直为人所忽视的民间妖巫信仰在经历 20 世纪初的短暂探讨后, 开始在近年来成为西方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与重点。但是, 欧洲近代早期的妖巫信仰绝非铁板一块, 由于各国实际情况不同, 它也呈现出各自的一些特点。这其中, 作为一种较为特别观念的“听差精灵(familiar)”便是英国妖巫信仰中的特色之一。对于此问题, 已有一些国外学者在其论著中有所提及<sup>②</sup>。但也正如英国著名学者詹姆斯·夏普(James Sharpe)所言: “对于研究英国巫术的历史学家来说, 关于(英国)巫术最有趣但却少有提及的现象之一就是妖巫的‘听差精灵’。它看起来似乎是英国巫术的最大特点之一, 然而, 关于这种现象的源头和重要性意义却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尚未探究之中。”<sup>[1]</sup>(第 93-94 页)<sup>③</sup>并且更为重要的是,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有助于我们解决英国妖巫信仰中某些尚存争议的问题, 如有关魔鬼契约观念的典型性等<sup>④</sup>。因此, 本文拟以英国妖巫信仰中的“听差精灵”为对象, 从其具有的一般特点、观念形成原因以及具体历史影响等角度来考察一下英国妖巫信仰中的这一显著特征。

## 一、“听差精灵”及其一般特点

何谓“听差精灵”? 就笔者所见, 其主要是指专供妖巫差遣的, 通常呈动物状(有时外形又不完全等同一般的动物, 且现实中并不真实存在)的一类“奇怪生物(strange beings or creatures)”<sup>[2]</sup>(第 220 页)。

在现存有关妖巫的小册子(pamphlets)中一直存在着大量对于“听差精灵”的描述。从实际情况看, “听差精灵”第一次真正进入当时民众视野并被人们有所意识, 是在 1566 年一本描写一起妖巫诉讼的小册子中, 这也是自 1563 年巫术法令颁布以来第一起较为典型的妖巫审判案, 其中提及了用于邪恶目的的“听差精灵”: 一只撒旦猫的出现<sup>[3]</sup>(第 74 页)。自此以后, “听差精灵”便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妖巫案中, 如 1579<sup>[3]</sup>(第 93 页)、1613<sup>[4]</sup>(第 270 页)以及 1682 年<sup>[5]</sup>(第 43-45 页)妖巫案件等。而纵观大多有关“听差精灵”的描述, 我们也可发现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般说来,“听差精灵”在外形上具有多样性。其有时是以某些较为正常的动物外形出现,如猫、狗、蟾蜍等<sup>3</sup>(第115、359、186页);但有时又以一种较为奇怪的外形出现,诸如几种动物的组合体,或者说是一种想象之物,例如在1589年的小册子中,就曾描述过一些脸似蟾蜍但却是狗身的“听差精灵”,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被称为“魔鬼狗”(Devil-dog)但却是一种奇怪混合体之类的“听差精灵”<sup>4</sup>(第39页)。除此之外,它们有时也以“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形象出现<sup>6</sup>(前言第18页),但此时它们或许也具有一些与常人不同的特征,如有一只“偶蹄”(a cloven foot,即像牛羊那样的“偶蹄”脚)<sup>7</sup>(第247页)等。在性质上,它们有时可能是女巫本人的宠物。但这种性质并不绝对,其有时又会变成一些令人较为恐惧的怪物,诸如无头熊<sup>3</sup>(第233页)、大老鼠<sup>7</sup>(第247页)等,并且这种情况到后期时更为常见。另外在某时,同一“听差精灵”的外形还可发生转变,如从开始时的猫变成后来的蟾蜍等<sup>2</sup>(第222页)。

“听差精灵”也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如“撒旦(Satan)”、“杰克(Jack)”<sup>3</sup>(第75、115页)、“利利(Lilly)”、“普里西尔(Priscill)”等<sup>9</sup>(第84页)。一般而言,其名并非女巫所起,它在初到女巫身边时往往会报出自己的名字,或者由一个“知情人(往往是送出‘听差精灵’的另一个女巫)”告知。总体说来,其中既有较为普通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太寻常、较为古怪的名字(也许来自一些古语,如拉丁语等)。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其名的象征性意义,我们可以从“撒旦”、“普里西尔”<sup>9</sup>等名字中看出其邪恶本性。或许,这种命名行为本身便与魔鬼信仰中的某些观念相连:是魔王为其取名,从而保持了对“听差精灵”的教父(godfather)地位<sup>3</sup>(第351页)。“听差精灵”不仅有自己的名字,而且在性别上也有所区分,即有“he”与“she”的区别。例如在1582年小册子中,女巫乌苏拉(Ursula)传说就有两男两女(two he' sand two she' s)<sup>3</sup>(第115页)四个“听差精灵”。另外,“听差精灵”的颜色问题也是小册子中的又一特征性描述。一般说来,其颜色以白、灰、黑、褐等<sup>3</sup>(第109-110页)单色调为主,但黑色等暗色类更为常见,而这很可能也与人们对于其邪恶本性的论断有着很大联系。

除上述一些表象特征外,“听差精灵”还在来源和职能方面有着某些特殊之处。来源方面,一般主要有两大途径,即通过其他女巫的间接途径和通过魔鬼本人的直接途径。其中,间接途径主要包括家族继承和赠予等。例如上述的撒旦猫便是通过祖孙家庭继承的方式传入到女巫孙女弗朗西斯(Francis)之手的<sup>3</sup>(第74页);而在1619年女巫审判中,被告女巫则是通过其他女巫的赠与方式获得了两个“听差精灵”<sup>4</sup>(第312页)。直接途径则要简单一些,其大多通过与魔鬼的某种“契约”和“交易”来获得“听差精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是魔鬼本人主动找到某个女巫(通常是此女巫处于精神压力之下而易受诱惑所致<sup>3</sup>(第220页)),在以某种形式达成“协议”后给予女巫一些“听差精灵”(有时可能就是魔鬼本身所变),如在1592年小册子中我们就同样看到了相似的情景<sup>3</sup>(第280页)。但将这种来源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则是在1645—1647年女巫审判中<sup>6</sup>(第65、83页)。

“听差精灵”在职能方面也透露出某些特点。首先是“听差精灵”的职能分化。被女巫派出进行邪恶目的的活动,如蛊惑他人、伤人性命、使人致病以及破坏他人财产和牲畜等并不是“听差精灵”的唯一职能,它们还有其他一些作用,如给予建议、保护他人等。在1619年女巫案中,一位被告就曾说到其拥有一个只是为了提供一些有益建议的“听差精灵”<sup>4</sup>(第308页);而在1645年—1647年女巫审判中,一位来自萨福克(Suffolk)的女巫也曾告诉人们她是如何派出两个“听差精灵”以保护他当兵的丈夫的<sup>7</sup>(第249页)。但是,这并不代表“听差精灵”已经丧失了其主要职能:帮助女巫进行恶业活动。事实情况是,它们不仅没有丧失这种主要职责,反而还有将这种职能更加细化的趋向。具体而论就是指,在英国女巫信仰中,存在着将“听差精灵”恶业职责更加细化的观念和做法,即有专门负责某一恶业的专职“听差精灵”。在1589年的小册子中就有这样的规定:“听差精灵”杰克负责杀死男人,吉尔(Jill)负责杀死女人,而尼古拉斯(Nicolas)和内德(Ned)则分别负责杀死马匹和牛畜<sup>4</sup>(第40页)。

## 二、“听差精灵”观念的形成原因

“听差精灵”究竟源于何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尚不能给出完全确定的答案。正如夏普所言,“现

在(对于我们)仍难以确定的是,这种关于‘听差精灵’的观念(究竟)从何而来。”<sup>[1]</sup>(第 63 页)但总体而言,我们也可有以下几种可能的解释。

“妖仙(fairy)”信仰是我们追溯的第一个源头。妖仙信仰是一个十分古老而又传统的信仰体系。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妖仙是一种“主动、活跃、庞大,并且经常表现出顽皮、有害、甚至有时是十分恶意的生物”<sup>[1]</sup>(第 58 页)。根据托马斯的考察认为,在近代早期英国,妖精、妖仙等经常被认为是十分邪恶的。“妖仙”一词本身就包含着由精灵所导致的人畜“恶性疾病”的观念,而这种疾病只能用符咒或祓魔的方法才能医治<sup>[8]</sup>(第 487 页)。这种观念十分深入人心,甚至直到 1677 年,约克郡的人们还将“妖仙侵袭”(fairy-taken)作为被作祟或蛊惑的一个标志<sup>[1]</sup>(第 58 页)。除导致疾病外,在某些时候,如果妖仙认为自己受到了人们的怠慢,其还会采取一些报复性措施,如“它们会让自己的孩子 在啤酒里洗澡,偷挤牛奶,盗窃庄稼,敲击水桶,使黄油和奶酪做坏”<sup>[8]</sup>(第 491 页)。另外有时,它们也有意无意地成为人们解释某些不幸和不当行为的“原因”,如在自家孩子被调包后,家长们可能认为这是妖仙们故意所为;迷路者迷路和不负责任的仆人打翻牛奶也都可被解释为是妖仙所致<sup>[8]</sup>(第 494-495 页)。因此,这就与女巫信仰中“听差精灵”的某些特征联系起来,它们也是这种令人讨厌、憎恶,甚至于心存畏惧的邪恶之物,它们也在制造着人畜生病、死亡,奶牛不产奶,黄油做不出等恶业,同时也是人们解释任何不幸的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超自然威力的源泉,妖仙观念也被当时许多巫术师(包括巫师(wizard)、术士(cunning man)等)所接受。他们按照召唤一般精灵的仪式召唤妖仙的出现,并希望以此获得某种超能力。凭借着妖仙的帮助,他们可以为人治病、算命、探宝或是施行其他巫术项目。而这种妖仙在本质上与女巫的“听差精灵”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可以在巫师的请求下做出一些看似“有利”的行为,那么也可能在巫师的请求下做出一些伤害性行为,尤其是巫师可能存在某种恶意,并在现实中也出现冲突和恶业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将这种“伤害”归结为巫师及其妖仙。在这种情形下,巫师及其妖仙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已与女巫及其“听差精灵”相类似。在一宗 1566 年宗教法庭巫师审判案中,被告巫师就被问及了有关“听差精灵”的问题<sup>[1]</sup>(第 63 页),足见人们对其在这方面的怀疑。而有时甚至连巫师本人也没有将妖仙和“听差精灵”二者截然分开。同样在上述案件中,被告巫师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就曾对妖仙作过三种划分:白色、绿色以及黑色妖仙,而黑色妖仙最恶,它们与魔鬼及“听差精灵”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sup>[8]</sup>(第 490 页)。而将二者关系体现得更明显的是在 1619 年女巫案中,女巫威林莫特(Willimott)承认有人曾给过她一个妖仙作为她的“听差精灵”<sup>[4]</sup>(第 308 页)。

除去妖仙信仰之外的更一般意义上的精灵(spirits)观念,可能是“听差精灵”概念形成的又一个源头。精灵也是通过魔法师或巫师的召唤而出现的。虽然巫师倾向于认为他们所召唤的精灵在本质上并非邪恶,但这并不能改变一般民众对于精灵可能存在邪恶性质的顾及。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很多魔法师(包括魔咒师(conjurer)、术士及邪术师(sorcerer)等)活跃于各地。他们依靠技艺魔法和召唤精灵在各地提供看手相、预知未来、寻找失物等“业务”,有时也涉及催情药买卖、投毒等不法行为。人们往往倾向于借助魔法行为的有利一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也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一次不幸的失败(可能是对某人造成伤害或者造成某些人际冲突等)”“(有时)就可能突然会改变公众(对于巫师)的看法,(所以巫师们)也有着被愤怒的民众‘撕成碎片’的危险”<sup>[3]</sup>(第 7 页)。而这或许会再次激起民众关于“巫师及其邪恶精灵”必然存在的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某种固有猜忌:经常伴随魔咒(conjuration)及邪术(sorcery)等行为出现的精灵或许就是帮助魔法师实施邪恶目的的邪恶精灵,而将这种信念投射于女巫信仰中,可能就是“听差精灵”的出现。

在对“听差精灵”观念进行源头上的考察后,下面再让我们转向其何以在 16、17 世纪的英国最终成形。我们认为,这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推动。

作为一种最初源动力,民众心理的客观诉求是我们所要考虑的第一个促成性因素。近代早期是欧洲变动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而英国也是较早和更为深刻感受到这点的。其可能结果便是一种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的令人焦虑的内心经历,一种对难以应付、缺乏稳定和确定感的新世界的深深恐惧,由此也

产生了对可能确定感的更为执著地向往和追求。而将这种倾向投射于女巫信仰中便是对于可能存在女巫的确定性的追求。怎样将这种信仰外化,或者说怎样才能确定某人为女巫,除去以前存于人们心中的怀疑和不定,或者更为“确实”地表达出人们的某种恐惧是当时英国民众急需面对的问题。而拥有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是日常生活中可见、或者在最低程度上而言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动物“听差精灵”也可能是解决这种内心困境的一种选择。正如有学者所言:“对于女巫的恐惧是通过一些可见的东西来表达的,而非通过(全然)的想象”<sup>[3]</sup>(第32页)。

当时教会和神学家的评论与态度是第二个主要促进因素。精灵观念一直为当时的教会和神学家所谴责,他们谴责这种观念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精灵的存在,而是由于对于精灵观念的信仰可能会培养起一种异端宗教倾向。对他们来说,精灵本身有时已无善良与邪恶之分,它们在本质上都是邪恶的,其背后隐藏的都是魔王。亦如当时清教神学家威廉·珀金斯(William Perkins)所言:“最可怕和最可恶的怪物即是(那些有时为精灵所帮助)的‘善良’巫士。”邪恶的女巫可能以“听差精灵”伤人躯体,但那些有时为精灵所帮助的善良术士们却对人的灵魂施以更致命的打击,他们都是求于魔鬼的帮助,从而抛弃了对于上帝的信仰和忠心<sup>[8]</sup>(第93页)。再以妖仙信仰为例,当时的教会和大部分新教神学家也都认为,“区别善良妖仙和邪恶妖仙是毫无意义的,它们的背后都是魔王”<sup>[8]</sup>(第491页)。因此,这种当时教会和神学家,尤其是清教神学家对于精灵“邪恶”特性的频繁论述加剧了人们对于女巫及其邪恶“听差精灵”的“存在”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听差精灵”观念的产生。

此外,多部国家法律的相关论及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于“听差精灵”存在或起作用的观念。在1542年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巫术法令的开篇中就曾写到:那些以符咒或者以符咒召唤“精灵”以达某些目的(往往是不合法或者是伤人的)人应当受到惩罚<sup>[9]</sup>(Vol. III, 第837页)。1563年巫术法令同样也明确提及了“精灵”概念,即在一部分情况下所指的“听差精灵”。不仅如此,法令还更加具体地指出了其“邪恶”本性(evil and wicked spirits)<sup>[9]</sup>(Vol. IV, pt. 1, 第446-447页)。而伴随这部法令而来的便是1566年“听差精灵”概念在女巫审判中的第一次正式出现,由此可见法令本身在其中的作用。

### 三、“听差精灵”观念的历史影响及意义

诚如前言,关于英国女巫信仰中魔鬼契约的典型性问题一直是一个比较存在争议的问题,而对于“听差精灵”观念的把握则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帮助,即由“听差精灵”观念本身延伸出的具有英国本土特色的“魔鬼及契约”观念,既不与欧陆“魔鬼及契约”观念毫无相似,但也绝非完全相同。

在英国女巫信仰中,“听差精灵”一般是以这样一种主要形象出现,它们在被接受为女巫的“听差精灵”后,往往会被允许从女巫身体的某一部分吸食血液(suck blood)。这种情景尤其出现在它们执行某一任务之前或之后(往往是邪恶目的的),如在1619年小册子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它们(‘听差精灵’)跳上她(女巫)的肩膀……(一个)在她脖子上的右耳处吸食(血液),(另一个)则在左边的同样之处(吸食血液),”其后,她(女巫)便派出它们去蛊惑一个面包师和一位名叫道斯(Dawse)的妇女<sup>[4]</sup>(第312-313页)。而这种类似于“交易”的“血盟”观念正与传统基督教中的“魔鬼契约”观念不谋而合,同时也是欧陆女巫信仰中建立“魔鬼契约”的重要标志之一。“听差精灵”在一定程度上正执行着欧陆魔鬼们所负有的职责<sup>[2]</sup>(第222页)。因此,当英国在稍后阶段(尤其是在有些学者认为完全是欧陆典型“魔鬼契约”翻版的1645-1647年猎巫运动中),出现类似于欧陆直接性血盟“魔鬼契约”概念时(即魔鬼直接出现与女巫本人进行“血盟”,而无需再通过“听差精灵”),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奇,因为正是由于“听差精灵”的存在,已为这种“契约”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听差精灵”的另一个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与欧陆的“魔鬼契约”观念产生了可能的联系,即“听差精灵”对于女巫身体吸血位置的选择与变化。在最初阶段,其多以脸、腿和胳膊等处为主。但到了后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一些较为隐秘的“私处”(private places),如女性女巫的生殖器等<sup>[3]</sup>(第226

页)。而这与欧陆妖巫信仰中“魔鬼契约”确立的又一重要标志:魔鬼与妖巫之间存在两性关系的观念产生了某种契合。并且相比而言,两性关系在对缔结典型魔鬼契约上要比血盟更具意义,因为她(妖巫)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体都献给了魔鬼<sup>[3]</sup>(第 17 页)。而这也是英国妖巫信仰后期确曾出现过的情景。由此,与血盟观念一样,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点结论,即正是由于“听差精灵”的存在,实际上于一定程度上引导着英国妖巫信仰在向具有欧陆特征的“魔鬼契约”观念上的一些转变。事实上,这种影响可能在较早时期就已显现,如在 1612<sup>[3]</sup>(第 357 页)及 1633—1634<sup>[1]</sup>(第 116-117 页)年妖巫审判中,“魔鬼契约”就已开始出现了某些变化。

但是,相似毕竟不等于完全相同,而且就某种程度而言,“听差精灵”观念的存在也断绝了这种全然相同的可能,从而产生了一种与欧陆特征具有实际差异的区别,形成了自身特色。在欧陆比较典型的妖巫信仰中,“魔鬼契约”通常只涉及魔王和妖巫,而对“听差精灵”提及较少,这也是我们在英国 1645—1647 年妖巫审判中看到的部分情形。正如某些新教牧师所言:“听差精灵”对于缔结魔鬼契约的双方来说,就像教士对于人与上帝之间的交流一样,是多余的<sup>[9]</sup>(前言第 26 页)。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妖巫案中,甚至是在上述最能体现出欧陆风格的 1645—1647 妖巫审判中,人们也并未抛弃“听差精灵”的观念。在当时 110 份有关妖巫的记述中,有 78 份都涉及到“听差精灵”的概念,占据了总数的 3/4 左右。亦如一位学者所评价的:如果说(这种情况)反映了人们对于魔鬼意识的增长,那么其更体现出的则是有关“听差精灵”观念的民间传统<sup>[7]</sup>(第 248 页)。实际上,在英国由始至终形成的是一种以“听差精灵”为主要特色的“契约”概念,即一种由妖巫和“听差精灵”所达成的“契约”:她(妖巫)不时地让它(“听差精灵”)吸食自己的血液,而作为回报,它执行着她的命令和愿望(通常是邪恶的和报复性的)。因此这种“契约”所涉及到的往往是与日常生活琐事相关的实际性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欧陆某些地区存在的全然“信仰问题”,或许这也是在现实中英国妖巫审判更为注重恶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还需提及的一点是“契约双方”的关系问题。在欧陆典型魔鬼契约中,妖巫本身并不拥有和控制什么,换言之,妖巫只是魔鬼的奴隶,一个卑躬屈膝的形象。但是,这种情形在英国妖巫信仰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正如在多数情况下,与妖巫达成“契约”的往往是“听差精灵”,而“听差精灵”本身在性质上于多数时候只是妖巫的“宠物”(或是一种变相性质的宠物),因此一般而言,二者在关系的界定上并不是一种与欧陆观念相似的“主奴”关系,而更似一种伙伴关系。甚至在某些时候,因为其宠物性质,妖巫还会成为“听差精灵”的“主人”,从而表现出一种与欧陆不同的颠倒秩序和权力关系。即使是在前文所言的那种类似于欧陆风格的魔鬼契约中,英国妖巫和魔鬼之间的关系也不像欧陆观念中那样严厉。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在大陆上,妖巫与魔鬼所达成的“契约”是显得可怜而又卑微的“交易”(poor bargain)(即对于妖巫来说),但在英国,似乎妖巫与魔鬼所达成的是对她们自己(即妖巫)更为实际的“交易”(practical bargain)<sup>[3]</sup>(第 17 页)。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对等的,并在这种“交易”上均衡受益,这或许也是受到了“听差精灵”性质及其契约观念的衍生影响。

除上述影响外,“听差精灵”还在英国妖巫信仰中的其它一些方面塑造出了同样的“英国式”特征。

首先是对妖巫审判中有关定罪依据及标准的影响。“听差精灵”观念存在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有关“妖巫记号”(witch's mark)的出现<sup>[2]</sup>(第 223 页)。因为“听差精灵”要从妖巫身体的某个部位吸食血液,因此必然会留下一些印记,如一个小红点,或者一些不同寻常的乳头(teat)以及与其相似的突起物(protuberance)等<sup>[1]</sup>(第 64 页)。这种“妖巫记号”概念出现的一个后果就是在不少妖巫审判中,这种记号就被当作证明某人确实是妖巫的重要“证据”之一<sup>[3]</sup>(第 51 页)。如果在某位嫌疑者身上发现了此类记号,那么其可能就被指控为妖巫,并与其他证据一起,共同构成对妖巫的定罪<sup>[10]</sup>(第 18 页)。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定罪方法在性质上很不严肃,既缺乏科学性又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例如一个自然的疣、痣或者伤疤等都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构成对被告的“错误”指控和定罪,从而造成错案率的上升,例如 1633—1634 年的兰开夏(Lancashire)案中就有人利用妖巫标记进行虚假诉讼<sup>[11]</sup>(第 313 页)。

不仅如此,由“听差精灵”所导生的妖巫标记还催生了“帮助”寻找并确定妖巫标记的职业“寻找者”

(searchers) 的出现。由于女巫标记大多出现于女巫(多为女性)身上的各个部位, 其中就包括大腿等不少隐秘之处, 因此, 需要此类职业女性寻找者的参与。其通常为一个助产婆(midwife) 或者由两个所谓具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专家”(expertise) 等所构成<sup>[1]</sup> (第 64 页)。但是, 其所谓的“专业”知识却存在着很大疑问。由此产生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整个女巫指控率的上升, 并促成一种大规模猎巫运动的出现, 例如在 1645—1647 年猎巫运动中, 就曾有过不止一个职业寻找者<sup>[4]</sup> (前言第 16 页)。更为糟糕的是, 在某些情况下, 寻找者还可能转变成“戳弄者”(pricker)。虽然她们也是寻找女巫记号并帮助确认女巫的人, 但却更具攻击性<sup>[3]</sup> (第 18 页)<sup>②</sup>, 即存在一种由“寻找”转向变相“折磨”的可能, 从而增加女巫认罪的几率。1650 年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New castle-upon-Tyne) 就曾出现过类似情形, 并造成 30 名“女巫”被审, 其中一半被判处死刑的恶性后果<sup>[1]</sup> (第 72 页)。

最后是关于“反巫术(counter-magic)” 手段选择方面的影响。顾名思义, 反巫术是指针对妖术施行者女巫的一种抵御性措施, 它在内容上包括甚广, 如痛打嫌疑女巫, 烧毁女巫房顶的茅草以及抓挠女巫以致其出血等<sup>[10]</sup> (第 103-114 页)。其中, 抓挠女巫以致其出血是最为常见的措施之一, 而这可能也与“听差精灵” 观念中的某些方面有关。诚如前述, 女巫以自己的血液为报酬与“听差精灵” 订立契约, 进行交易, 以换取其为自己效劳, 执行有关邪恶任务。因此便可能在民众心里形成这样一种印象: 既然女巫可以以血液为代价与“听差精灵” 进行交易, 那么现在将女巫抓挠出血, 似乎可以再次以女巫之血为交换筹码, 来换取其离开“被害者”。正如有学者所言: 抓挠一个女巫出血似乎可以为她的“听差精灵” 提供一份“加餐”(extra meal), 从而换取人们希望的离开那个被蛊惑人的身体<sup>[3]</sup> (第 19 页)。

#### 四、结 语

“听差精灵” 是一个具有英国特征的地区性概念。而通过相关考察我们也不难发现, 作为英国女巫信仰显著特征之一的“听差精灵” 观念在整个女巫信仰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方面, 它所表现出的某些特点, 如表象上的人格化、来源上的亲缘性以及职责上的细化等都在潜意识中反映出当时民众对于女巫及其“听差精灵” 的看法: 邪恶, 令人恐惧, 或许还与魔鬼有着某些关联。另一方面, 作为一种旧传统“遗留” 与新时代“催生” 的共同产物, 它也时刻体现出英国女巫信仰在整体观念形成上“新旧” 共存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 “听差精灵” 概念本身也对英国女巫信仰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而于有时表现出既复杂又独特的风格——在本土特色魔鬼契约观念的塑造上, 在相对不合理女巫控诉和定罪证据的标准形成上、在职业女巫标记“寻找者” 甚至性质更严重的“戳弄者” 的出现上以及民众对于反巫术手段的选取等方面, 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这在欧陆其他国家则不常见, 甚至未见。在某种程度上, “听差精灵” 观念一直贯穿于英国女巫信仰始终, 从而规定并塑造了英国女巫信仰的形成、特点以及整体变化趋势等。因此, 以这层意义而论, 英国女巫信仰正是围绕着“听差精灵” 这个观念, 在总体上构建了一套不太相同于欧洲其他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女巫信仰体系, 进而也在欧洲诸多女巫信仰体系中保持着一定独特性。

注 释:

① 本文提及的英国主要是指当时的英格兰地区。这里的女巫信仰不同于一般的巫术信仰, 其主要是指对女巫及妖术存在并具有邪恶力量的相信。“听差精灵” 一词借用了芮传明的译著《巫术的兴衰》中的译文, 在此表示感谢。

② 基思·托马斯在《巫术的兴衰》一书中曾经提及此内容。

③ 这方面, 夏普本人已开始了初步探讨, 参见 James Sharpe, *The Witch's Familiar in Elizabethan England*, pp. 219-232. 此文以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三本女巫审判小册子为基础, 初步分析了这一时期“听差精灵” 的某些特点和源头, 但对其后的发展及影响等相对涉及稍少。

④ 有学者认为, 在英国女巫信仰中并不存在类似于欧陆女巫信仰中的魔鬼及契约观念, 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则不然。

⑤ 关于 Priscill 与巫术的可能关系, 参见网页 <http://www.mks-coft.com/believe/try/priscill.htm>, 2005-03-06

- ⑥ 在一般妖巫信仰中, 一个真正的妖巫记号可能是无感觉的, 即在人们对其进行戳弄时其是不痛不流血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行为可能更容易成为变相折磨妖巫的手段, 从而加大妖巫的认罪倾向。

### [参 考 文 献]

- [ 1 ] Sharpe, James.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 ].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2001.
- [ 2 ] Sharpe, James. *The Witch' s Familiar in Elizabethan England*[ C ]. *Authority and Consent in Tudor England, Essays Presented to C. S. L. Davies*. Herts Aldershot: Ashgate, 2002.
- [ 3 ] Rosen, B. , ed. . *Witchcraft in England 1558-1618*[ G ].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1.
- [ 4 ] Gibson, Marion. ed. . *Early English Trial Pamphlets*[ G ].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 [ 5 ] Elmer, Peter. ed. . *The Later English Trial Pamphlets*[ G ].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 [ 6 ] Gaskil, Malcolm. ed. . *The Matthew Hopkins Trials*[ G ].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 [ 7 ] Sharpe, Jim. *The Devil in East Anglia: the Matthew Hopkins Trials Reconsidered*[ C ].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tudies in Culture and Belie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8 ] [英] 基思·托马斯. *巫术的兴衰* [ M ]. 芮传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 9 ] Great Britain. *Statutes of the Realm*[ G ]. 11 vols, Buffalo, N. Y. : W. S. Hein, 1993.
- [ 10 ] Macfarlane, Alan. *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A Regional Comparative Study*[ M ]. London: Routledge and K. Paul, 1999.
- [ 11 ] Holmes Cliver. *Women: Witches and Witnesses*[ C ]. *The Witchcraft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责任编辑 桂 莉)

## On the Familiars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Witch Beliefs

JIANG Yan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JIANG Yan(1982-),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 history.

**Abstract:** Witch belief is a commonly existed historical phenomen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which has different express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English witch beliefs, the notion of witch' s familiar is one of the notable peculiarities that differ from others'. And through some discussions about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reason why it forms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reveals its importance in English witch beliefs, which is also signifying some certain feature of English witch belief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Key words:** early modern England; witch beliefs; familiars